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五

高宗宣帝下　　陳紀

上聞周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伐之蕭摩訶獻策於明徹明徹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軍竟敗沒明徹憂憤而卒

器量之所以易滿者志不勝氣也能持其志則不爲氣使矣器量之所以易窮者識不包物也能廣其識則不爲物移矣雖然此在儒學士大夫尚有所不能以志識淺若敫也而況於介胄之士乎無惑乎明徹之傾覆矣在易之謙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猶不足觀故晉士燮漢

馮異蜀趙雲之徒戰勝攻取淡若無事故能從王事而保其終明徹獨不知此哉夫量之可勉而至非若力之難強而多也烏獲舉百鈞少加焉則不勝任矣惟量不然志惟我所立識惟我所廓也知此學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亦可至也不知此者雖雄才大略如齊桓九合諸侯振而矜之則叛者九國曹操既克荆州張松見忽則天下三分又況其餘乎

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幞髮仍裁爲四脚

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用步卒而車戰法亡開阡陌而井地法亡建郡縣而封建法亡以日易月而通喪之禮廢從事鞍馬而鑾軾之儀絕參以

胡服而冕黻不復用尚以盃按而筵席不復施矣抵視便利爲安日趨於苟簡而聖王所作法象意義不復可見有天下者以智力得之凡所施設是今而非古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者豈不可歎之甚哉以周家紗幞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喪燕戎事冠各有宜紗幞既行諸冠由此漸廢紗而用漆爲兩帶上結兩帶後垂唐以來然矣此又四脚之變也其後則又以夫垂者左右横之而其頂則起後平前方爲六角若天子侍衛之近者則又武其一脚翹其一脚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爲非也至於總而簪弁則屬之道家者流非道家之得也乃自老莊而後爲之徒者其服變革未盡猶有古士服之餘製焉耳

治天下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夫亦何獨冠爲然哉

周宣帝忌齊王憲殺之

信之難立也久矣君臣之間將死深悲之意丁寧握手之言託以幼孤旋即背之者皆是也魏明帝屬齊王芳於司馬懿曾不數年而芳廢矣陳世祖屬臨海王於安成王頊曾不數年而伯宗黜矣握大權而無逼上之勢臨大利而無歸已之念非賢者孰能之宇文憲少負令聞兼挹材略戰伐有功事君謙謹未嘗聞過舉此固國之滿翰民之仰望也高祖既牽於立子之愛舍憲而與贇矣使憲有自取之心

遵泰讓眾行之故又何難焉而恪守分義坐而待死所以然者緣高祖命裴文舉陪侍齊公有義方之訓而憲

下特有盡忠竭節之言是故奉以周旋不肯陷其君爲抵其賢矣哉世衰道微人變其情詭詐猜貳以相傾奪至於刑牲歃血指天誓日隊其命亡氏申固盟約猶不能踐也而憲以一言自許之故矢死弗渝可不謂賢矣乎觀憲之能賢益足以見贇之無道矣

周主之爲太子多失德王軌言於武帝武帝杖之及即位撫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以軌告宇文孝伯因言軌有廢立之謀軌遂坐誅他日周主問孝伯曰公知齊王反何不告遂殺孝伯

昏王不必事也不免於事者事之不必深則有所不必死若宇文孝伯以貴戚之卿膺顧命之重則異乎外臣矣死之非難處死之難也孝伯當於何而死哉欲殺齊王憲之

時可以力爭爭而不從死之義也既已失之及贇欲殺烏丸軌之時亦可以力爭爭而不從死之亦義也而孝伯於此二者咸有失焉於殺憲也諫既不力由此見陳思所以自免者於殺軌也非惟不諫又贊成之將以自免也曾不量無道之君心既失常加以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地有輔拂之惜難乎其以智計全矣故如孚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能勉死者也

周主自稱天元皇帝

或問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代周室賞罰君子謂聖人以天自處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稱天后居稱天臺制稱天制敕稱天敕杖稱天杖豈亦以天自處耶曰非是謂也苟即名而信之則呂政者豈道同軒昊德協堯舜

乎仲尼惟懼人之名實不相副也故以天冠君纍王於天使僭之者顧名思實則其職舉矣周宣所僭者蒼穹權恃之名也孔子所云者高明無私之理也名不可假而理乃可則是理也叙之為五典秩之為五禮章之為五服用之為五刑使周宣能盡此理于以稱天王何歉之有惟不順乎理也怒父杖己恨其死晚而五典亡矣君喪逾年即恣聲樂而五禮亡矣公卿已下常被棰撻而五服亡矣更為刑制用法益深而五刑亡矣四者皆拂天理泯滅下同乎物猶有不逮顧且以天自名非所當宣而宣其身而不能言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為天下有欲實副其名雖不違於理斯可矣

周隋公楊堅謂李德林曰經國重任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

德林日頽以死奉公

李德林文學才識在當時少比倫矣然不知節義故其所就無足稱者事齊貴顯矣及周主入鄴則從之如水之赴壑事周信任矣及隋主竊國則從之如鳥之投林國移主易漫無致命守死之操有所不召召無不往有所不命命無不承方之妾婦以順爲正者猶不遠焉以是自將文學足貴也人反以爲賤才謀足用也人反以爲禍終見斥踈身名俱辱非隋文寡恩也德林招之者有素矣

虞慶則勸隋主盡誅宇文氏李德林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議此由是德林品位不進

江左取國者必殺前朝之子孫如宋齊梁說者謂其享國不永由此致也獨陳高祖於蕭梁子孫待之甚仁而其國

亦不求何也曰此蔽人之論也人之保其身者於百骸四體五臟六腑兼所養無尺寸之膚不愛焉無尺寸之膚不養焉夫然後心廣而體胖夫豈爲心官足恃而肺腸無用元首在身而肘腋可弃哉人君保國何獨不然必也衆政備舉百度無闕然後治道完固禍亂不生夫豈以一事偶合而定無窮之基小德適中而當聖賢之號哉虞夏則備位大臣無奇謀碩畫以贊初政願請除宇文氏非惟迎逢隋主忌克之心亦習聞前世弊風以爲故常耳李德林正言而不見信者國移君廢已無伏節死難之義而欲全彼破亡之宗宜隋主之忽其言也若夫以書生斥之云者猶胥險吏固疾儒士此則楊堅之本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篡逆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

曰蘇綽以胥史治國二曰獨孤信以姑息治家如是而已矣

隋以蘇威為度支尚書初威父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嘆曰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

所謂世臣者非門地之謂累賢之謂也父祖既賢子孫克繼為國者之所甚賴矣父祖有嘉謀嘉猷為國者惟恐其子孫之不能嗣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莫不切切於是矣若前人之所為不善惟恐其子孫之續之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亦莫不懇懇於是矣自熙寧元豐 祖宗五世之政為開邊聚斂之事以失民心基禍本元祐削之盡復于舊天下晏然衣食滋殖頌詠

聖宗觀治以父之罪遵達孝之文未三十年胡塵犯闕兩
宮北狩中原塗炭尚比不合其治亂之效最爲著明而紹
述之黨堅持其說猶不肯變紹興初有一舊臣謂予曰元
祐臣僚之子孫必欲行其家學而使人主不得行祖考之
志此何理也嗚呼自紹聖而後言紹述者衆矣而未有深
切中的如此言者人主而聞此紹述之志豈不益堅而要
國正論豈復可入所謂一言喪邦此類是矣夫自 藝祖創
業垂統 四聖繼承天下大定既已熙洽其有可損益更張
者不過太平日久委靡頹壞有司之事耳以漸去之其弊
自革而王安石欲一切改爲以從己學此元臣故老爲國
深慮者安得不強諫而力爭也而紹述之人於王安石盡
變五朝之政則以爲可於司馬光盡復五朝之舊則以爲

不可是王安石之賢出乎一祖四宗之上而開基享國百年善政曾不如青苗助役保甲之爲美也豈不悖哉夫論於未然之時而要其成敗昧者不信固宜也成敗之迹已判而猶敢顛倒是非如舊術之語予者乃在戎馬生郊之後其心亦獨何哉彼蓋深曉王氏之學術以適己爲從而王氏固百世小人之所宗也其禍豈有旣哉悲夫

隋王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而服同一色上下無所辨民志何以定僭亂由此而生矣古之聖王自奉儉約惡衣菲食而事天地宗廟臨朝廷百官則等級分明故冕十有二章黼黻斑幅爲衡紞紘綖以昭

其麼漆鑾蹕轄警鷹游鑾以昭其數威嚴尊重禮無與二然後人主之勢隆非泰也以造大理當然也故晏平仲爲大國之卿一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君子譏其隘曰難乎爲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庶人同服而坐乎廟朝則儉不中禮不足以爲法矣

隋獨孤后家貴盛而能謙恭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隋主甚寵憚之每臨朝后輒方輦進至閣乃止俟退朝則同反燕寢

婦人有好勢位者漢和熹是也有好財賄者後唐劉氏是也有好淫佚者魏之胡晉之賈是也有好作亂者漢之呂唐之武是也若獨孤則無是四者蓋以其志趣知之不必待攝制然後見也其失德在於妬忌待其耳帝臨朝則方

輦而進佚帝歸則同反燕寢他日帝有爲人主不得自由之歎是帝之行止出入后必隨而監視之非有聲色之貪財賄之欲淫佚之過禍亂之念特在於禁切其夫其失德莫大焉隋竟以是亡妬忌之爲害豈小也哉

隋詔境內之民聽出家仍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南之梁北之魏奉佛隆謹自佛法入中國以來莫與爲比矣所爲如是者將以徼福也而魏與梁之禍不待其子孫於其身已及之矣此隋文耳聞未遠之監迺而又踵其弊其意以謂造寺建塔飯僧爲崇奉之事未若廣其書之爲益也故隋之世寺塔僧尼雖不若魏梁之盛而佛書乃增多流布讀之者衆則人不必造寺建塔飯僧而其害之所

浸若洪水之懷襄其不及者鮮矣然隋文亦自以爲莫大之福也而其禍先及其身而徧及於子孫明效昭然而世猶罔覺邪說惑人一至於此則不若親遇桀紂其害猶小且將有除之者矣

十四年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等並入侍疾叔陵有異志上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刀斫太子皇后來救又斫之乳媪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免

古之聖人莫不以身爲後世法堯舜禹湯爲君之法也舜禹伊周爲臣之法也仲尼爲師之法也顏回爲弟子之法也堯禹文王爲父之法也文王武王爲世子之法也太子者國之儲君之貳一身而兼父子君臣之道責莫重焉武王爲世子七十餘年一旦享國天下之父從之則太公是

也王朝之仁人歸之則微子是也四方之友從之則八百諸侯是也使武王無孝稱無友譽有酒色慆淫之過逸樂遊田之愆德善靡聞而惡名是播方保國之不得而何有於代殺伐其風行草偃勢若建瓴豈孟津三誓牧野一言所能哉蓋有以先之非一日之積矣陳叔寶之在春宮也褻近小人飲酒無度朋淫比德中外共知其不足以嗣承大寶而爲人所輕侮有素矣誰不萌覬覦傾奪之心而況於兄弟乎是故方執大喪猶未即位叔陵之刃發乎哀次幾不免死僅而得生夫豈特叔陵凶悖之罪哉太子有以取之矣故曰二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召公述武王之美曰惟冒丕單稱德爲世子者成敗之監若此其可易而爲之哉

長城公　陳紀

上創愈置飲自慶引羣臣展樂賦詩既醉召尚書毛喜于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上已醉乃陽爲心疾而出上醒亦悔之乃出喜爲永嘉內史

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陳叔寶爲太子無令德既無其本矣及遭非意危得不死能思其故而克悛厥心力務自修祈補前行之愆以收將來之效猶可以保其社稷而有其土宇乃於重服之中置酒畜樂憎疾正士益近憸人是過而不改無自新之意樂其所以亡者則何不亡國敗家之有此初政也而陳之不爲陳不待卜筮而決矣

隋主以李穆功大詔曰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申公自今

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隋文以李穆爲君子耶則不當以百死罪勗之今夫市巷之人屠沽之賤孰有人人謀逆者舍曰謀逆亦未必人人有百死罪者正使市巷屠沽有百死罪而不謀逆李穆適與之比等何足爲上公乎自古未聞但不謀逆而有百死罪而稱爲君子者穆果有識豈當受此詔受而不辭是將以百死罪自爲矣隋文之所以處其臣李穆之所以處其身於是交失矣

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言其弊隋主以其疏頒示四方

辭賦本於離騷而不逮騷矣聲韻四六本於辭賦而不逮賦又遠矣自齊宋妙才創爲騷文而論篤君子猶不屑好

焉矧烏有云是長楊五柞之流乎則其失而每下者從可知也然後世方以之設科取士於是讀書者不復講求義理惟務摘采對偶一韻爭奇一字競巧緝繢成文去本愈遠父兄詔子弟師長訓生徒皆汲汲孜孜焉不爲此則不足以收聲名躋仕路一旦得官回視曩習芻狗之不如也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人才大壞其害豈小小哉然齊文不學故雖欲變華而不得其道以李諤所奏致示四方亦何所懲艾哉夫理有中正無往不然爲文者華則失之輕浮質則近於俚俗華而不浮質而不俗以之事上諭下治道所貴也今隋命公私文書皆實錄將有不得於言者矣又豈通論乎

上惡聞過矣每有惡事孔範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言聽

討從

君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況於君父乎故春秋爲尊者諱禮記善則稱君所以廣忠愛也然則孔範合義矣乎曰爲尊者諱諱其過失也善則稱君無善則不稱也無善則不稱有過而爲之諱非惟存肅敬之心乃有諷勸之意焉是愛君之深而忠君之至矣今範也以非爲是以惡爲美使其君安於失道而無天怒人怨之虞是君之大賊國之巨蠹豈得與揚善諱過者比乎其君一時順於耳契於心而穢德腥聞天下記之野史書之一夫諂言終不能掩萬世公議然則君臣昏亂相爲諛說亦徒然而已矣或曰成王命君陳以嘉謀嘉猷入告而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皆我后之德也不幾於作僞者乎曰成王不敢以賢自挾

而倚重君陳猶借聽於聰託視於明之意也雖然其言則未免於滯讀書者以意逆志可也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甚庶矣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屑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況素無備乎百姓知儕于溝壑而已矣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往往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

之人遷縣邑鄉遂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倉谷之賑哉能賑若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無救饑恤鄰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拾矣以故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社置義倉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事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也庶有豸乎

上毋當郊祀常稱疾不行

國家大禮莫大於事天鸞旗法駕鹵簿鎮圭乘萬騎清道而行以對越乎上帝其餘祀事無得比隆者豈非人君尊崇之極哉而陳叔寶勤於行此惟嬉遊讌會是好于以見小人下流之態矣以天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直則不近而近狎暱以百姓則不卹而卹犬馬是黃屋左纛出警

入躋之中居一小人焉故易曰負且乘致冦至負也者小
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
斯奪之矣其叔寶之謂乎

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廷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除太
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切諫帝怒斬之

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垂亡而不諫然有可否之義焉比
干同姓之卿也不得不諫諫而死之可以爲仁混治異姓
之卿也可以去之乃以諫死不得爲智孔子曰直哉史魚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聖人教後世以語默去就之法也
章華忠矣然官非諫諍職非御史危言剴上以蹈斧鉞而
其本心乃以見擯於時鬱鬱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於直

言安得維洩言之後乎

立始安王深爲太子深聰慧有志操容止嚴然近侍未嘗見其喜慍帝遇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忌怨身居儉約數陳諫爭帝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

内助得人後因有望則家國無破亡之患沈后含納不忌疾能規諫賢后也陳深聰慧有志操喜慍不形賢太子也而不救陳亡何也以齊驕淫昏溺再戰直言憸佞在朝百度盡廢亡形已決所謂智者不能善後之時妻子雖賢擇土以塞孟津夫何禦滔滔之勢哉天無形也而不可致其怒民至卑也而不可致其怨遇年之水旱成黨之叛賊皆可支也至於天怒而不覺民怨而不知則其亡也忽焉如山摧土崩而已矣

積大舉入寇羣臣請出師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耶帝以爲然故不爲備縱酒自若

人勝險則畫地而守敵不敢攻且能攻敵人與險均則長江峻山限帶封域足以自保人不勝險則金城湯池與平原廣野等耳故侯景雖狂賊豈能勝曹氏父子任約徐嗣徽雖善伺隙其勢力何敢望元魏盛時乃或終身齟齬而不得度或談笑倏忽而濟師彼天塹一也特有人則險無人則夷爾方侯景之破梁也蕭氏雖撥臺城荒涼湘東諸臣如胡僧祐輩皆謂金陵王氣已盡而陳高祖英武奮發又傳數世是王氣未嘗盡也特有人則王無人則衰爾

且以王氣自居則天象在南而應矣建二年正月日食後一年五月日食則徵實所宜警戒而若無見焉故周有天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而周公戒成王乃曰有夏與殷之服天命也皆有歷年而我不敢知也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是年十二月沿江鎮戍各已告急而陳之君以王氣自居其臣以天險足恃曾不閲月身為囚虜不修人事而但言天時與地利者即此可以得師矣

隋高熲先入建康晉王廣令留張麗華熲曰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

太公斬妲己事不經見而於傳有之妲己見寵於君非由己也而不能無險詖之心有警戒之道恃寵稔惡則其罪與廉來等其死也固宜太公之斬之也亦必與衆共棄何

至蒙面而後誅之必若此言是太公陰悅其色有不忍之心抑情而行法豈大賢之所爲哉史家失其傳故不可不辯

高祖　隋紀

帝命高熲與賀若弼論平陳事熲曰臣文吏也安敢與大將論功帝嘉其讓初帝之伐陳問計於李德林至是欲賞之或說熲曰今歸功於德林諸將必憤惋且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乃止

人之心難乎其仁也高熲對平陳之問歸功於賀若弼難於仁矣而信或者之言沮李德林之賞恐其搶己又何不仁也勉爲謙抑不能久假而遽歸之功名不終豈無因而然哉

而暴孔範王瑳王儀沈瓘過惡投之邊裔以江摠為開府儀同三司

孔範等所謂狎客亡陳之臣也帝既知之宜戮于江南乃可謝吳越之人舒百姓之怨既貸其死又寘諸遠刑寬而義不類矣江摠身為宰相不親政務惟以賦詩飲酒陪從邪媚蓋孔寧儀父之徒楚子不殺仲尼所非者也乃寵以尊位還以厚祿是訓臣子敗人家國而無後憂也王世充虞世基宇文士及之徒豈無所視傚而然哉

鄭譯請修雅樂詔牛弘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妥自負宿儒恐不逮譯等競為異議各立朋黨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曰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

音五聲而律呂有十二猶十二支而配十干所以變而不窮也律呂陰陽也關一則不和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今獨以黃鍾而不用餘音是有君而無臣無民無事無物也為君也不亦亢乎何妄使人也逢迎周宣立五后者隋文皆不知之而命以典樂爰能探其主猜防忌克之微而尊隆君道寓意於黃鍾帝果悅而從之遂使古樂盡廢後世無所攷焉其害豈不甚哉且禮樂歷數有國之大事也王澤滅息易學不傳有欲議禮則紛如聚訟有欲修樂則與諂承君意有欲正歷則必請救異己者竟不能復三代之正況欲行先王之道乎夫論事莫驗於成敗之效萬寶常剋達鍾律樂聲雅淡必近古矣而為蘇威父子所抑及太常樂成寶常聞之曰亡國之音也淫厲而

哀矣天下將盡矣不二十年而其言驗向使隋文以五音不可偏廢折何妥鄭譯牛弘之徒而専委萬寶常製作雖不能救隋之亡而先代正音必不至泯絶於隋世矣雖然寶常知樂之聲音而未知樂之道也如知樂之道則其將死當以其書授之好樂者使傳于後而以不遇遂焚其書無廣博易良油然知樂之心故曰不知樂之道也

上猜忌不悦學既任智數得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内外有小過失加以重罪每於殿庭捶殺人

隋文將家子其不悦學而喜殺固宜然古之名將悦學而不喜殺者亦幾矣隋文天資大鮮薄重以家法是以如此曾不知君人之道豈文法殺戮所能成乎知道明理以仁存心雖不事文法其行事固不違乎文法也惟以文法爲用

而不知道理尚慘刻忘寬恕乃一獄吏耳爲天子而以獄吏自爲天下豈復有教化之功仁義之澤故隋之世賢人君子潛伏在下而所用者多便儇敢厲之小夫建祓不求豈偶然哉

楊素用兵多權略馭衆嚴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四五十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依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

伐罪討逆誅暴解紛兵之大用也罪未伏逆未除暴未誅紛未解則有不得已而殺人者殺敵而已未聞司馬法先殺吾人而使之致力於殺人也特三令五申之曰汝不用

命乎則有無餘刑子則孥戮汝亦以警懼之未必誠行之
壯如楊素所爲慘毒不道自英布彭越猶必蓋之况韓信
乎信驅市人而戰背水之陳躬帥士卒置之死地存與俱
存亡與俱亡固不以無撫循之素嚴殺戮而用之也况素
部曲皆練習精銳而所當者又縱尉遲迥漢王諒之徒乃
殘忍如此而後成功稱爲名將不亦異乎
國子博士何妥與左僕射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爲
太子舍人與妥議樂各有所持詔百僚署其所同同夔者十
八九妥恚遂奏夔與攝吏部尚書盧愷郎中薛道衡爲朋
黨威坐免愷等除名名士坐者百餘人自周宣以來選無清
濁及愷與道衡在吏部始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
罪

隋朝朋黨之起由何妥蘇夔議樂律而盧愷薛道衡別流品文帝不能察也樂律固所難知然夔猶抑萬寶常而伸己學則何怪乎妥之排己而自伸也夔雖不如寶常之精深而並用兩律猶未若妥之甚也至於甄別流品乃銓衡之要務君子所是而小人所非隋文兩俱不察惟妥之信則以獨用黃鍾之諂深入其心終不忘也而使朋黨獲譴者至百餘名士甚矣安有小人得君之術也人君之甚惡者莫如朋黨惟與小人合則好聞朋黨之言而黜其君子罹朋黨之禍而小人陽離陰比內親外疏實爲朋黨者人君不得而知也此自古之通患也

關中大旱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進流涕自咎爲之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朞親帥民就食洛陽

聖人仁覆天下所施極於博所濟極於衆如春氣生育無不至者君子善推其所爲老幼吾之老幼以及人之老幼民亦咸被其澤以力假仁則其施有作輟其濟有方所不仁之人其視身與百姓猶金之於石火之於水不相涉入漠然而已隋文閔饑感動其心至於流涕不御酒肉至於一朞勉勉於假仁亦可以爲民之父母矣比之實不憂民而外爲文具今日下寬卹之詔明日頒勸農之令而牧民者貪虐掊克以奉交征之意自如也豈不遼然大有間乎其致開皇富庶之俗也宜哉

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饑閉糴除名遂終身不用皇太子言其有佐命功上曰微此數人吾不至此然皆反覆子也

隋文之初假黃鉞督中外也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

之東宫召公卿謂曰求富貴者宜相從往往偶語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猶遂莫敢動至東宫門者不納賁叱之門開得入賁遂與丞相伯衛故隋文之篡鄭譯劉昉盧賁之功爲大若李穆則效忠于外庾季才則談天于内李德林則奉命于已然皆不若三人經營計畫之多也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隋文固險賊忮忍而其本心則未嘗泯亡方其圖集大利以權數相須則攘臂褰裳爭先相附者爲能及夫所欲既得而反思可否則潔身顧義不預危事者爲是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賁廢死劉昉極刑亦可爲傾覆輕薄厭常爲新者之深監也

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於朝堂

以華侈蕩上心人臣之大罪也當治其人以勵其餘猶恐

有不戒者令焚其物而閣略其人夫人有心而物無知者也何刑罰之不類乎然古之人君若此者數人豈以爲是而相因耶抑所見偶同也其意亦以謂焚去華侈可以訓儉示俗而致責之人其心亦何惡焉審出於此人將窺見其微不從令而從意他日所獻必有甚焉而人主之心不能常也有時而入之矣故曰焚其物不若治其人之爲要也

帝嘗[illegible]欲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行何不可之有

則天而行人君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盛由此而已隋文所言大哉王言也而其事則非也憲天者以慶賞法春夏

以刑威法秋冬以當理法其無言以至公法其無私以晝夜法其自民以不息法其行健如此之類乃則天之道也雷霆猶人君之恩澤也雷霆猶人君之號令也生成萬物之時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乘怒殺人此其違天多矣惜乎趙綽之不以是對也或問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恠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迅疾之勢也電綫小則震亦綫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雷震而

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縫迅審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崩折樹殺人者何謂也曰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所擊物而怒方猶奮擊者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爾適映然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此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必入于幻怪僞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秦王俊在并州奢侈越度縱治宮室多內寵其妃崔氏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上以俊奢縱免官賜崔氏死劉昇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上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民

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

古者刑典於衆庶所犯則有贖於親貴所犯則有議天子之子固異乎臣下之子矣故公族之罪■不以犯有司而刑之于隱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而不肆諸市朝亦為之素服居外不聽樂爲骨肉之親也是故觀舜之處象則知父之處子矣隋文以法律從事無義方之教由不悅學問故耳秦王俊好奢而峻宇非大罪也正在所訓者一不從則責其傅再不從則削其祿三不從而後可免其官苟有素不訓戒遽加重黜使罪有大於好奢峻宇文將何加以愚觀之隋文怒俊特不在是正以俊有嬖幸之譴爲妻所毒此獨孤后所深惡者宜隋文之肖之也

詔選東宮衛士入上臺高熲曰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弱上作色曰我有時出入故宿衛須勇毅太子毓德東宮何須壯士此極弊法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熲子娶太子女故上以此言警之

隋文為帝王高熲為宰相而皆不學此傅說所謂非所聞若宜其處大事而謬於理也康王為太子嗣位之時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及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往逆以入以此見古者東宮未嘗置兵矣不為之選擇端良師傅教以孝弟忠信而多置兵此禍亂之本也熲不知建商臣宋元凶之事而欲東宮有強卒不監文帝以后戚移周鼎之轍而為東宮論宿衛處人父子之間猶正牆面而立自處君臣之際猶擿埴冥塗而行言不信而行見疑橫

被廢黜自取之也

牛弘為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慎審所進用多稱職

世俗之見皆謂有才乃能稱職德行非所先也苟務求德行以濟世務是以鼎鼐而支齊轍以驥而守門戶執圭佩玉而馳逐趨走安能勝乎敗國殄民者率由是言矣夫莫難得乎民之敬恭其上莫難得乎民之不欺其君莫難得乎民之各勉其事季康子欲致此而其道無由也問於孔子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民敬矣示以孝慈則民忠矣舉善者以教不能者則民勸矣不特是也凡關為政見於論語所載孔子一以躬行身率誨之曾不及政刑法令之具而貴捷給辨治之才孔子豈不通世務固使人尚椎樸取魯鈍

以從政哉深思其故而考其事則知世之爲姦爲貪爲要功生事上逢君惡下爲民蠧者非有德行之人乃有文才之士也牛弘之智未必及此然當其時隋文以吏道爲君正才能馳騖之時而弘所見乃爾卓異且其所用德行之人又多稱職亦可信德行之足用而不必才能之爲貴矣又況能廣求賢人舉而加諸上位使表率能者其效爲如何

或曰孔子歎才難而今不以才爲尚不亦異乎曰才者爲善之具也如舜之五臣周之十亂皆有聖人之才而行聖人之道者也有才而不爲善猶駭足之馬而駭輿泛駕是奔踶也孔子所歎以謂人之有才必如此十五人者然後無失則信乎才之難矣故曰雖有周公之才美而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不驕不吝惟有德爲然有才而不爲不善非

德勝不能也然小人往往有才而不知修德之方厚於德

而短於才者固小人之所鄙矣而人主所宜辨也不能辨

此此治亂之分也

秦王俊薨上哭數聲而止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群臣奏稱漢之栗姬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國官為喪主

甚矣隋文之不仁也秦王俊奢靡之過亦富貴者常態未足深罪正在所訓敕使之知改而已何至一怒不解忍視其死而無哀戚之情乎人之至情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己之子則厚乎人之子矣而虔棄恩義如此率天下而路也何以使其子相友愛而生孝慈哉史書

並記善惡以垂勸戒非求名而可得其實也有善可紀自然
傳矣隋文以此論史意謂所載皆人之求名者何所見之
狹且鄙也漢章帝子榮郢后子殤未嘗隨母廢母爲帝后
則子爲皇太子母爲王后則子爲王世子安在其不得承
嗣哉羣臣希旨妄奏而隋文聽之皆由不學遂爲此失夫
母以罪廢而子無罪猶不當廢其子故孔氏三世出妻而
其子爲後自若此家法也毋廢死非其罪又併廢其子且
使國史爲設未於禮則無稽於律則無傳而隋文行之此
特老胥修刻侮文之所爲耳

冬至百官詣太子勇勇張樂受賀上怒下詔曰皇太子雖居
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旦冬至朝賀並非典則宜悉停斷
自是漸生猜阻

有天下國家者莫先乎定禮制隋文建國至是二十年乃不爲東宮定常行儀式太子無過人之資安於僭差不知其非其失在朝廷矣則宜以漸變更使情與事愜然後父子之恩不薄而君臣之分以明乃遽下詔書驟加削損自生釁隙爲讒賊之招開覆亡之禍良由自任術數而不習義理豈非後世之戒哉

勇多內寵獨孤后不平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惟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傾心與交雖婢僕亦稱廣仁孝上幸其第廣屏匿美姬惟留老醜者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去塵埃上以爲不好聲色還宮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

堯舜文武皆以聰明稱聰者無所不聞又聞於無聲明者

無所不見又見於無形如此斯可以為天下上矣古人有云堂上遠於百里門庭遠於萬里君深居九重勢高而踈也雖聰明而不敢自以為聰明方且正心誠意循天之理而寄視聽於正直忠良之士以明四目而達四聰然後天下之事萬物之微無不昭晰而無能蔽之者隋文以苛察為能而不明正理以術數自用而不博采謀故為人所欺而困覺莫後於妻而妻欺之莫親於子而子欺之莫信於大臣而大臣欺之譬如聾聵之人受玩股掌之上不亦可笑之甚哉父子雖異宮踈昵雖殊情然子生庶孽而殺之有侍姬而匿之好絲竹而掩之而已皆不得智焉則朝廷之間幾何之外又安得而知之其昏蒙障塞一至於此雖使夏啓周釗居元良之地亦將不免又況如勇者哉

令善相者來和視諸王對曰晉王貴不可言上問韋鼎曰
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所
知也上笑曰卿不顯言耶
莫貴於皇太子矣尚何相其容貌莫定於父之統君之貳
矣尚何問其嗣否未之嘗言也而有此意焉彼姦人狡黠
固已深探其意而逢迎之況發問至于再三乎劉子政有
云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隋文猜阻已萌故獨孤后
之譖愬行于內來和韋鼎楊素表充元胄之誣罔行于外
公卿近臣曾不諫止獨元旻楊孝政二人以爲不可亦安
能救市虎之衆哉地必卑窊而後水潦聚氣必壅底而後
癰疽出小人雖可惡其禍則文帝自爲耳
與宇文述素善以奪宗之策問之述曰能移上意者惟楊

賓曰述與其弟約相厚請見約共圖之廣大悅述以皇上之意
說約約以白素素大喜撫掌曰吾智殊不及此賴汝起予
楊素非特勇將蓋亦知書與懵然武夫有間矣既有殊功
又位上宰君所信向太子廢立係其一言耳若明大義聞
約之說登時發覺執宇文述歸諸司寇顯加鞫治請正典
刑一舉而太子安邦本定藩王窺覦之禍息大臣匡輔之
功著豈不美哉萬分一有如不濟正諫而死亦無愧矣乃
惑於邪謀顧私而動既亡人國又殄其宗嗟夫素所謂智
不及此者非不能及於惡也乃不能及於善耳豈非人臣
之大戒哉

素入見后盛言太子不才后遺素金使贊上廢之

行貨賂小人之事或以干進或以免禍變亂黑白[illegible]

是非自古有天下國家者所深惡爲甚末流至於敗君而賣國也故受賕之罪有至死而不赦者則未聞爲人之毋妬其子之有妻怨毒憾怒如非己出而納賂於權臣使說其君而廢黜之者妬心一發若崑岡之火不可撲滅其烈如此夫虎豹食人而不食其子人莫不愛其子也而婦人尤甚今以妬忌之故虎豹之不如而或猶稱獨孤后爲賢能佐隋文取天下豈未嘗考其心術耶

勇憂懼不自安上知之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不平形於言色素還奏勇怨望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上遂疏勇

隋文於勇之事其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失愛而疑之素

不當信也以父任而信之旣知男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忠信可使之人乎而使素往哉吳楚東宮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略臨敵致師之術奈何施於國儲君副乎隋文聞其譖毀太甚忠亦致疑而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慮自此勇之廢黜決矣詩不云乎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遂言孔甘亂是用餤其隋文之謂乎又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其獨孤后之謂乎悲夫

太史令袁充言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

袁充職在占候旣覩天文之異其日蝕月蝕星辰蝕必有可指者昭昭在上惟無目則不能見焉乃泛然而言不端

陳其事其矯誣上天姦邪大惡又在楊素之右矣而濟亡
和從其說謂玄象久見者蓋有喻也猶比殺戮於雷霆之
意耳君臣以深情相中而以天文相質悖理如此何以克
享天心乎

賀賂東宮幸臣姬威令告太子過失威從之上怒九月壬子
御殿集百官責東宮官屬令素數勇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
十月乙丑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宣詔廢勇勇再拜泣下舞
蹈而出左右莫不閔默

王者聽刑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其中意論
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其趣悉其聰明致其忠愛
以盡其情獄辭既成史以告于正正聽之矣乃以告于大
司寇大司寇聽之矣乃以告于王王尚不敢決也命三公

叅聽之三公僉以為成矣王然後制刑其審如此今隋文於太子專用楊素姬威文致之言即加訊鞫陳兵列衆脅而廢之蓋隋文心術如狡猾獄吏平日以此鍛鍊無辜者楊素得其微而逢迎之故以世嫡之重天下之本妻婁動搖如拉枯朽表之所示影之所從也其刑之施於子者如此則他可知矣家國之亡豈特煬帝之罪哉

上切責東宮官洗馬李綱曰太子本中人鄉使擇正人輔之足嗣鴻業乃以唐令則鄒文騰為庶子家令此二人惟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是耶上不悅

東宮失德后意宇文述締交楊約而楊素傾搖東宮亦已久矣播揚失德非秘事也李綱身為宮僚安得不知雖在下列均於所事盍具以所聞奏白于上乎及九月壬子上

御殿宣言勑治至十月丁丑猶十有四日雖事已危迫尚可進見而綱亦無所陳論及儲后已廢唐鄴已誅乃始稱太子之資才列二人之邪諂以爲瀆立夫何益矣原綱之失非智之不及也特不勇決而已

十一月戊子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因勇於東宫付廣等

六

異莫異於天地之變地震必有方所見於漢魏至六朝其大者不過二十餘州亦極矣未聞方輿盡震也地者子道也臣道也宜静而動其震之日當太子初立不在前後與事相符四海九州同日而震其變大矣其爲厚載不寧將有傾側之象亦著矣且天無廢太子之文才語素書而隋文信以爲實地有不當易太子之異湯搖隉杌而隋文漫

如不聞其於天地尚如此設有強諫必不從也假如故太子誠以罪廢屛之遠方可爾而付今太子掌之是弟因其兄也弟而可以因兄則子制父何難焉他日帝疾䟽上臺宿衛與後宮妃嬪盡見屛遠遣腹心入侍而大禍成矣蓋自文帝召之矣故曰其所由來者漸矣

房玄齡杜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曰異日必爲偉器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隋文以詐力當天命無人物之鑒高熲在當時爲第一流旣以讒廢牛弘李綱不敢批逆鱗嬰酷虐之鋒自餘無聞矣然一世之人如一世之物各足以周一世之用故樂之空青玉札寶之金珠象犀木之楩楠豫章未嘗聞前代期

帝後代無有也人材者五行之秀氣五行與天地無窮
則秀氣亦安有終極哉特在上者無意於用之而不求耳
大唐開基以至太平房杜之功也而二人生於隋世已登
仕版文帝果可與有為斯二人者亦豈肯埋光鏟采碌碌
下僚而不願聞達哉後之人君讀史至此當起汲汲求賢
之意要天下之仁人君子皆為我用而猶未以為慊是則
永世永年之道也

太史令袁充奏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
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
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
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京房曰太平日行上道伏惟大隋
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悅於是改元仁壽以

取日長之意也至於百工作役並加程課
道德備者喜聞規諫內不足者甘受佞人夫佞人之爲諂
言也稱其所無者貪則譽其廉汙則誇其潔慘酷則謂之
嚴斷苛密則謂之詳明而內不足者以不足爲歉也是以
樂入其說不復計是非虛實也晷短日長之論豈待聰明
然後能辨也而文帝信之夫日一日一周天其度三百有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可過也若有長短則月之應日
以死生星辰之隨天而進止皆當與日同其晷刻則四時
寒暑皆不當序而造化之功紊矣故君子有言凡人君
覆載之內而不識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在照臨之下而不
識日月之所以爲日月蚩蚩之民何責焉學者如是其關
大矣又况於人君乎今也爲人所欺如玩嬰孺由不學故

耳故學者人君之急務也

柳述尚公主爲兵部尚書怙寵使氣帝問韋雲起外間不便事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徒以主壻遂居要職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後有詔內外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韋雲起議論柳述而述舉爲所知其誠心服義歟未可知也其矯情要譽歟未可知也然聞過被劾而能不怒不怨稱而達之如出於誠心可不謂之賢矣乎如出矯情可不謂之勉於善乎是皆可師也

獨孤皇后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

世無安而行之之人矣得見利而行之者斯可矣世無利而行之之人矣得見勉強而行之者斯可矣勉強之行若矯若僞是固輕薄子之所譏議訕笑以爲禹行舜趨者然其譏議訕笑亦未可全非以世有其人如隋煬帝是也故夫君子小人之辨矯情飾貌而趨向在善謂之勉強而行者矯情飾貌而趨向在惡此乃少正卯之徒聖人之所必誅而不赦豈得與勉強爲善者雷同而論哉煬帝深知父母忌克妬害有成心易欺罔也故匿姬妾殺庶子去聲樂尚儉素以中母意而傾東宮則又造孝思爲哀戚盡擗踊假毀滅以中父意而固其位而隋文一不能察也嗚呼知人實難稱曰愛子以帝乙之賢尚蔽於紂辛而況隋文又何責矣夫惟帝堯心如明鏡廷臣以啓明舉丹朱而堯以

羈縻知其惡天無私覆日無私照斯萬世帝王之法歟況
梁毗為西寧州刺史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俊遞相攻
奪毗患之後因諸酋長以金遺毗毗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
可衣一無所受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
黃金天下之寶人所欲也盜賊則攫之貪夫則藏之夷狄
則爭之介人則遠之豪士則散之仁人君子所欲不存焉
梁毗者其張奐之流歟知廉清之可以服貪爭也一無所
受而諭以怨隙之所由起不獨言教且以身率雖夷狄尚
且感悟而攻擊以消況於昭儉德以服臨百官其効當如
何彼新室之櫃武陵王之篋畜之無厭秖以實死亦獨何
哉而以畜不可忽誨人也
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用罷歸

伊尹於湯無素也感其三聘然後幡然之心伯夷太公於文王非相過也聞其養老然後有歸之歎孔明之於先主昧平生也感其枉駕然後起感激之意所謂待時而動樂則行之大人之事也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與之言皆不足以爲智將何取乎孟子曰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也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抑亦異乎不召之臣矣且隋主以篡奪得國而君臣之義盡爲妻所鉗制而夫婦之道乖以讒言廢東宮而父子之恩滅此三者爲天下本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乎于時賊嗣胎禍忠臣肆斥

四海之勢駸駸潰敗而通方談太平之策豈直不能與幾
蓋亦不能些形殆類一腐儒耳是何也此此為儒而[illegible]道
之蔽也或問自秦漢至五代千三百年知道之儒有幾人
曰難言也學問之富德義之修節行之高則多有矣盡貫
道體臻其閫奧言之而當行之而允非得其傳者孰能與
此姑列其降者荀況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章章著矣況
也正而失之駁舒也粹而失之泥雄也潛而失之懦通也
懿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董子有云為人君父而不
知春秋前讒後賊不能見也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
不知春秋守經遭變不能處也必陷誅死之罪又曰仁人
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之格言也
而其事君則納忠行己則守禮表章經術而黜滅邪說其

功不在孟子之下此董子之善行也韓子有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韓子之要語也而其事君則直言守道則不惑力排釋老紛扶皇極其功亦可亞於仲舒此韓子之勤力也故董氏韓氏比之三子爲又賢焉荀卿尊仲尼而非子思賢子弓而毀孟軻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正而駁歟揚子雲用心於內其思深況凡所立言依倣大訓而莽賢之際詭勉苟容非潛而懦歟文中子讀書談道躬耕自娛累徵不起而於隋文說非所說於述經作非所作非懿而陋歟而三子立言可爲法於後世者蓋又鮮矣此五人者皆希冀洙泗不甘於弟子之列者也而成就止此況訓詁箋注之流乎

以見知學之不易爲也今夫奕之爲數小技也射之爲事末藝也而有無敢與戰者至於斲輪削鐻操舟之工刻楮刺文繪事之巧累丸升竿承蜩履狶之習是非有道德之意仁義之旨及其精能之至則疑於不可思度而況人之所以爲人有大於此者乎老氏知之故有真以治身土苴以爲人之說而其所謂真者未免一曲之蔽也佛氏知之故有不立文字指心見性之傳而其所謂性者未免背理之失也雖然其指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得其宗者考且師表一世輕賤儒術自以爲道之所在而業儒之士平日專精乎誦數刻苦乎詞藝以多聞博識爲淹該以辨析同異爲詳審或記諡族譜系之差殊或考郡國方物之名數是皆不足以爲己設問以默而識之者何所識欲自得之者

何所得行藏有是者何所有卷而懷之者何所懷感而遂通何以爲寂然之易無聲無臭何以見文王之乎則意塞而莫通舌舉而莫對乃反僕僕數拜於浮屠氏之前面壁灰心身若槁木之枝以求其所謂一超頓悟者沒世窮生泊然兀然竟亦無得也爲儒至此曾不如向之工巧技藝而造其妙者可不深思而求其故乎子雲諸人亦可謂豪傑自立者矣其於孟子蓋未能窺其藩而嚌其胾又況於孔氏乎彼顏回高堅前後之嘆子貢立行來和之稱子思明動變化之誠孟子不可知之之聖豈徒爲空言而終不可至乎告諸往而知來者豈不在於求仁而得仁乎亦信子雲諸人未嘗從事於斯乎亦知孟子之後復有得其傳者乎夫口耳章句紙上語何足以入德乎歸而求之有餘

歸之何必舍中國而從夷狄之所尚

上寢疾於仁壽宮楊素柳述元巖入閤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見而大恚陳夫人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上怪其神色有異夫人告曰太子無禮上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詔楊素走白太子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聽宇文述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

隋文於故太子勇睽疑之極故常言自仁壽宮還京師如入敵國他日又言畏其加害如防大敵然勇實無是也末

嘗如元凶劭之變衛士未嘗加朱友珪之結統軍李崇東宮纔得取火槐木數千而已而以令將被廢男不能自伸也至之追宮甲帖禁衛蓋出後宮獨留心腹侍疾而帝暴崩者乃獨孤后所謂大孝愛之晉王而隋文信之立以爲嗣者也莫親乎父子莫近乎父子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誅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授其弑殺之禍亦可爲聽牝鷄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永監矣抑述元巖親逢軍會此千載一時也則當白帝併召楊素楊廣入閤當帝前質問陳夫人明正其罪降詔廢廣熟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請以軍法從事吞聲而宗社定矣乃出閣爲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轉福爲禍述巖死有餘責矣故曰知幾其神乎間不容髮之時應而不失其知

幾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五

煬帝　　　　　　隋紀

漢王諒為并州總管高祖崩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勑字傍別加一點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反從諒者十九州王頍說諒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諒不能用頍言楊素反將誅之

舉兵必有其名立事不可行詐陳勝吳廣詐秦無道兵有名矣而狐鳴魚書乃行詐焉況沈攸之素[illegible]為宋討賊東不許發而頍險提助乃無名焉隋文之崩雖宮省事秘而史已載不當時中外頗有異論諒獨不聞耶借曰未審而所[illegible]據璽書不如高祖私約即可用此辭問大行實晏駕否不[illegible]用王頍長驅深入之策既近

京師則國喪情實理必彰露天不共戴死生以之豈不忠
孝兩得乎而詭言呈素反為是舉主是詐也詐而無名是自
為逆也而可乎
謂兵敗請降除名為民竟以幽死坐死從者二十餘萬家
臣而在遠不敢頃刻忘君必有天威不違顏之心然後為
忠而況子乎雖爾身于外安得頃刻忘父必有食坐見於
羹墻之念然後為孝隋文五子自去其三獨廣王諒最家
寵愛上不豫凡五十日自并至雍非有甚遠入奉起居可
也既不能然請聞崩故以兵從之可也楊素出拒是為逆
當聲言其罪吾士氣自振師直而壯矣有如不勝赴敵而
死可以見先帝於地下人子之道亦無負焉既失上策又
怒逢討兵敗窮蹙乃至請降死於維賊之手忘節名義一

無所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初高祖與獨孤后誓無異生之子嘗曰前世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五子同母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司馬氏曰辛伯有言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孽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均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二乎

仲尼聖父也伯魚賢子也以聖父教賢子其言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二南猶正墻面而立耳夫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皆言后妃夫人佐助君子之道有男女

則有夫婦自生人以來誰獨不然何待明於二南而後無面墻之蔽乎君子之學也抑足於周南召南而已乎曰此聖哲之格言天地之常經人道所由立者以淺近而論則失之矣夫之職莫大乎刑家婦之德莫盛乎不妬關雎之詩專言后妃不妬忌之美也次之以樛木申之以螽斯重之以桃夭而終之以召南之小星二南之詩二十有五其美后夫人之不妬忌者居五之一焉其化之應則又有兎罝芣苢麟之趾摽有梅騶虞之篇其意以謂王后不妬忌於上國君夫人不妬忌於下不獨王與諸侯子孫衆多天下化之婦人皆樂有子矣夫樂有子則無間於彼我男庶人匹婦亦有賢行也人治如此則陰陽得其道理而天地之和應之麟趾于郊庶類蕃殖殷蓬茁茂豝豕之屬亦不

可勝用而王道成矣後世於五經蓋亦罔肯經聖人手不得不讀其讀之也口諷吟而心不信以爲古今異便陳迹難遵故平城之圍非舞干所能下亂秦之緒非結繩所能理后妃一人修德於閨闈窔奧之間而使天下化之人人無妬忌之行至於鳥獸若草木豈不大有逕庭乎夫經所明者理也史所紀者事也以理揆之事以事考諸理則若影響之應形聲有不可誣者矣隋文爲獨孤后所制狡謀哀誓揵而籍之蓋嘗手刃宮嬪帝不能正於是無異生之子而同母五男觀以常情不慮事變則庶孽窺覦之患誠無自而生矣獨孤氏不勝媢嫉既禁切其夫又憾恨其子勇也雖中人之才而大惡不彰特以寵近一姬誕育稍衆讒言罔極遂見廢黜而多欲諂慝之人矯情飾貌詭取

信變傾奪宗嗣堂堂大隋全撫四海夷狄賓服宇內晏如曾不十年盜賊充斥獨夫授首而祚祀圮矣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户上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王薄竇建德髙士達爲倡而山東盡爲盜區是後四方並興擁衆十數萬而加多者垂五十黨以郡縣反者尚不與焉至唐武德六七年鬭蓋干戈雲擾狼吞虎噬者十三四年而後內盜悉平後二年太宗即位貞觀仁義之治興涵養休息至高宗永徽三年天下樂業阜生將一世矣有司奏户口纔及三百八十萬然則略會之隋氏極盛之民經亂離之後十存不能二三皆起於獨孤氏無關雎之德廢長立少而其禍至此然後知古詩垂訓之義至深至遠不可以爲空言而弗信也是故涂山興夏任姒造周易基乾坤詩首二南所以見

欲以天下授舜釐降二女觀其刑家既嬪于虞則舜之德
能化人也審矣是故恃強怙大縱情性暴威武鬪忡斷
則千人喪元攄忿洩怒則百城流血視弁賢才猶弃弁髦
土稗說殺骨肉猶殺雀鼠鷄豚其酷謬凶德天下莫敢當
也而大欲所牽一入婦人掌握不啻如馴馬在御進退疾
徐惟六轡之聽向之雄強悍然加於人者了無所施反以
殞其身害于家而凶于國是故聖王之道必先誠意正心
以自治其身正然後能齊其家其家理然後能治其國事
若緩而效速行若迂而勢順及其治定功成能使中國爲
一人而天下爲一家兵寢刑措如唐虞之時成康之世者
豈欺我焉司馬氏獨以大都耦國斷隋之所以亡曾不知
內寵獨孤外寵楊素次子奪嫡乃隋之所以亡者若秦王

後蜀王秀未嘗舉事先被廢斥漢王諒雖已起兵尋即摧敗大都耦國豈能為隋膏肓之疾歟

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海北有龍鱗渠緣渠作十六院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

聖人之養民也於民之所不能用者猶裁成相協之使咸得其所如罔罟耒耜舟楫杵臼弓矢宮室棺槨之類至於治麻絲為酒醴和金石草木以成湯劑救瘥札皆是也則未有衆大用歸於無用者也民之大用莫大於衣食是故天子親耕供粢盛率天下之農氓王后親蠶為祭服率天下之婦功二帝三王以來莫不然其不可緩而重之如此

今乃取綺羅縠帛以被卉木爲美觀加之沈染工技之費而歸於無用其比之暴殄天物者厥罪均矣臨川有言人主役使羣動費而不爲侈毀綵製花是亦役使羣動爲大費也得不謂之侈乎一婦不織天下或受之寒隋家凡幾宮宮凡幾樹苑中之沼凡幾所以新易弊爲之不窮則一歲之中用綵豈可計而天下之寒者衆矣自隋歷唐以至于今五百年不聞造花以被卉木矣而綵花之習猶在也通四海九州而會之則於宮樹苑沼相去幾何又有縻金爲服飾裹偶像者卒伍之妻商賈之妾倡優之人釋老之宮莫不誇多鬬靡雖有大禁而莫之行也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必欲惟土物愛不作無益革薄從忠變奢爲儉者當自宮禁始而必行其禁

庶有瘳乎

帝頗惜名器羣臣當進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闕員不補

名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古之格言人君之要守也煬帝能惜名器當遷進者亦不輕授而令兼假寧闕其員詎非賢乎曰此似之而非者烏得賢夫煬帝貪欲忌克人也貪欲故吝忌克故狹以狹心行吝意雖瀕門危困僅脫猶減削將士勳賞況平時而肯以官爵與士大夫乎然亦未必不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爵者當是時興唐才智之臣皆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獨與宇文述裴矩裴蘊宇文愷虞世基數人戲弄天下以取敗亡則其斬惜名器祗足失士以爲他人之資耳

楊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忌素寢疾帝恒恐其不死素自

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曰我豈須更活耶

楊素廢東宮黜蜀王秀會漢王諒以扶煬帝前後二被賞賜通受帛一萬一千段綺羅千匹妓妾二十人及金寶鞍馬之屬方其未得此也楊氏資產已不可勝會僮妓各數千人然則三賜雖多於繼富也亦何有而官爲上宰爵祚大國亦無以復加借曰吾不爲是姑爲自安之計耶而前則見踈於文外優崇而實奪之權後則見忌於煬示殊禮而恐其不死素也尊榮兩朝受疑兩君心不遑寧病不敢療惴惴然首領是虞自伐而死然則向之所爲無乃徒貴耶不爲是而死豈不忠且榮耶不爲是未必有禍豈不賢且安耶是故君子莫大乎由義以聽命以義有不利而不肯由以命有難知而不肯聽其爲小人也無所不至矣

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

食者人生之至急饑饉者天時之大變也故保民之道莫先乎足食舜以此戒十二牧箕子以此告周武王孔子以此荅子貢語子張孟子以此遍告齊滕梁魏之君而王制以制國用視豐耗量入爲出必使有九年之蓄其先務豫備如此然則隋帝之積米其多至於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其無敗矣乎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不紊其序然後治效立煬帝極奢于內窮武于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足以實漏巵然則雖倉窖充盈適足爲重斂多藏之罪耳故武王伐紂散財發粟而鹿臺鉅橋不能與敖同固隋氏洛口正此類耳

牛弘問劉炫曰今令史百倍於周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

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萬里追證百年舊案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炫曰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則官長自辟今小大悉由吏部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劉炫之荅牛弘者是矣而未盡也其不敢正言耶夫令史數多而不遑寧處者良由隋文之治皆吏道也繁文有覆治之慮舊案有追證之虞官盡羈銓曹事悉循條例則權必歸於令史而簿書日多簿書既多則令史勢必加衆欲其簡省從容何可得也然後知隋文勤勞旰食以衡石程書者大抵法令文案而已此乃老胥猾吏用以困眩官長者而以人主之重自弊精神其末流如牛弘所問固宜也

古之聖王不敢怠逸自致其勤者豈爲是哉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則又有賢后妃雞鳴儆戒或中夜以思坐以待旦而行之若區區然以文案爲訓典以法律爲詩書則自宰相而下擇吏胥爲之足矣又何必求賢乎故人主之勤一也國或以興亦或以衰蓋知勤而不知所當勤能知所當勤而勤之其興隆孰禦焉

帝徵天下散樂高熲諫不聽退告人曰周天元好樂而亡安可復爾爲人所奏帝以熲誹謗朝政誅之

隋氏諸大臣無出高熲者矣恨熲所以勵廢興得於有素善也論知己而能相用孰如文論憾己而不足事孰如煬文帝尚且不能久要中道而變乃仕於賊子之朝又與之

謝輔積嫌見激發其宿憾而速其見殺也隋煬無道極矣然方之高洋慘酷則少髮焉爲頻者當文帝廢斥爲民之後不復浙起自放於幽閒寂寞之鄉耕田鑿井以供租賦而待天年其或可免乎伊尹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聖賢之鑑古照今欲君臣之閒全其終始如此頻獨不此之慮耶

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高祖末爲襄州總管帝召之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不悅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曰高頻不死令決當久帝怒曰汝憶頻耶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有無君之心罪名雖似隱昧情意深爲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殺之

薛道衡有才學之名而無義理之識方隋文廢太子時道

衡以樞要近臣下能諫爭親宣詔旨成君之惡矣煬主召之蓋以報德也道衡豈不知文帝崩殂之故而稱美先德於賊子之前將以譬之耶抑以愧之耶以二事核之於義理皆無所合其學不足稱矣裴蘊所謂意為悖逆者腹誹之餘論也管蔡將叛周公不知而張湯裴蘊乃能隔皮肉骨血見人順逆之情煬主又稱其妙體本心吁亦異哉推所懷惡與所忌疾指其心曰爾將為逆爾將為逆然則誰不[illegible]殺者此與商紂剖比干以觀七竅也幾希矣或曰堯舜長壬人難任人說者曰壬任也任猶妊也婦人之妊矣能知其為男為女也小人懷其情實而不可知者似焉是以堯舜長而難之夫亦非妙體本心之謂乎曰此臨川上代之說也先儒尚訓故自孔氏以壬與任皆為佞承上文

而言之曰巧言令色其佞云爾此則有可指證以為罪若
若探其情實曰甲盜也刑之乙活也宥之是堯舜與桀紂
同一制刑而張湯裴蘊所建乃臯陶作士穆王訓夏之闕
典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其於宰我曰吾聽其言而
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不立探人情實而治之
之法于以知臨川王氏之為邪說也然則春秋推見至隱
者非歟曰是為亂臣賊子有其事而避其迹反以歸諸人
者故發其蔽蓋而斷其姦慝豈以困無罪之人哉
帝欲大營汾陽宮御史大夫張衡諫曰比年勞役頻多百姓
疲弊願加抑損帝甚不平衡交部人曰薛道衡真為枉死帝
怒除名為民
張衡以州司馬為晉王廣畫奪宗之策不遺欲求富貴於

晉王爲天子時耳然五六年間自右庶子纔得爲御史大夫卽被黜削放還田里曾不及州司馬之爲安也富貴之願初不滿望而惡逆之罪上通于天亦以百姓疲弊爲言夫百姓疲弊比之王室亂亡孰重又以薛道衡之死爲枉夫道衡之枉比之又帝暴崩孰甚小人冒昧近利覆危蹈險以徼幸於一時弑其君父旣從之矣又欲以忠言正說取名於外姦凶反覆豈不可疾之甚哉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勑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於前船選補受選者三千餘人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飽分死者什一二

甚哉矣才難得而凡馬之衆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隨舟從行自東南而極北遠矣而受選之士三千餘人甘於重趼

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乎以見此三千餘人皆送匪逃瑣之流耳乎以章綬錯諸百姓之上處乎庶務之間決知其不免於疵𤻲之負也故等爲天下者如漢光武唐太宗皆減省吏員而賢才是擇惟恐其雍於上聞也尊顧己私者不爲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員闕以收其豪舉而斬然見頭角者則消磨汰斥之惟恐其與己軋也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送匪嵬瑣之流而天下之禍亂起矣

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爲帝合鍊金丹帝爲之作嵩陽觀常役數千人所費巨萬六年丹不成帝斬之

隋煬在位十三年未嘗有一事偶合於義者獨斬潘誕爲差勝然役數千人若凡六年其勞民費財豈可貲算則雖能誅之亦未足以償所失之萬一也凡方士固不爲大言以

要人或引其期或廣其役或求所難得或邀所不可從蓋不如是不足以神其術而愚其身蓋嘗有鍊丹者云凡火皆病丹惟得桑柘之所變而非炭煤之屬乃可於是出帑練擇最美者如薪然束之旬月中焚三千匹亦不聞其有成也故夫求長生鑿金丹自秦以來千五百年未有一人住世而不死者亦可監矣

帝大舉伐高麗左衛將軍麥鐵杖請爲先鋒謂其子曰吾荷國恩今爲死日遂戰死

麥將軍之死勢未至於必死之地也而慷慨赴敵易舍其死何也謂高麗不可破乎謂隋煬不足事乎見天下將亂不忍蹈之乎抑亦如伏波馬革裹尸之志乎詳味其人蓋出最後策耳煬主弑父殺兄塗炭百姓而爲之捐軀血膏

草野勇則勇矣不亦傷勇乎然則既已在行如之何而可曰勿請爲先鋒隨衆進止全軍而反宅曰勿復爲將可也

諸將之東帝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非大軍行法當分軍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獨進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

煬帝素以狡猾詐僞爲心術今傾國征伐亦不能勉布忠信又飾詞號令以濟其姦蓋自即位之後未嘗臨戎至是始身督諸軍遂欲進止節度皆自己出徼倖克捷則大告武成而將帥不足言矣其心實爲功名而大言以反之此與所謂朕與文士高選亦當爲天子同一意趣者也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靺鞨高昌降突厥來覲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

謂天助不善非佑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
說客於彼七國有摧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
也以符堅善於治國兵威無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況
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釁於後亂後逆賊之
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禮部尚書楊玄感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遂謀
作亂帝再伐高麗命玄感督運玄感選運夫得壯士千人刑牲
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死遼東者以萬計
今與君等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

煬之罪惡不可解擬方之桀紂浮之已甚矣人得討之古
今通誼也而楊玄感則不可玄感者素之子也素者廢太
子黜蜀王秀討漢王諒終始煬主篡弒之事而左右之者

也玄感以父之故致位列卿父子相繼十年帝所以失道昏淫馴致禍亂者未有一言規諫恐爲己不利矯詐而起兵方無事時則叨竊貴富於朝廷及勢已傾危則實忠義於羣衆人而如此狗彘不食其餘矣昔衛殖廢其君其子喜復之春秋猶書曰甯喜弒其君若玄感者叛逆之賊何足道哉

玄感既平推治黨與帝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爲盜不盡誅無以懲後遂殺三萬餘人枉死者太半

伏節死義不從於亂古之教以責爲人臣子者而不以責百姓也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是故聖王敬民畏民愛民保民而不聞必其從己而不得從人也苟撫之盡其道則彼

之親其上猶子之於毋有不忍離者不然而屢變之則彼之惡其上猶讎仇冦賊然又安得而禁之煬以一身與千百萬人為怨敵不自省已而憾民從亂卒也會之類之數之縊之者乃所親信厚善宿衛之人也一人三失猶不免於隱微之怨況隋煬之罪盡南山竹不足以書乎

有事于南郊上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上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董子有言自非大無道之君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故時出災異以警戒之至于再至于三而猶不悛然後改命有德若隋煬則大無道矣故自即位至縊死十有四年之間無復災異之變蓋其篡宗為儲是日四海地震天既以告文帝而不知戒焉則已矣天意若曰罪惡如煬非所告也

然則七年夏四月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冬十月
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何也按是春下詔討高麗四月
大徵天下兵十二月山東羣盜起人事感動則陰陽應之
山崩水溢不以雨故而四方之盜始於東南此感應之符
爾或曰使煬帝觀而知懼罷兵不用增修德政可有瘳乎
曰罪有輕重惡有大小小惡輕罪悔而改往聖人所許也
五刑之屬三千而無弒父之條是不孝不足以盡之而煬
也犯焉縱使息役罷兵省德修政是一盃水不足以救一
車薪之火亦無全而歸之之理矣或曰娶穆皇何以能免
曰中國者禮義所自出人治之大者矣而何異狄比耶故
經史所載中國之人而爲爾臣之事則未有能免者天下
豈有無父之國也隋煬窮罪極惡而天不告者帝郊見而

天不答大風之作正與稟容德同符蓋天動威以絕之也故上天威怒莫大於郊見而不答旣以景氣晏溫日星明槩為饗饗之瑞則震風凌雨不得成禮為勦絕之應必矣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及帝即位忌大將軍李渾門族強盛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者渾從子敏小名洪兒帝疑其應讖收渾家誣其反而誅之

興廢有定數乎曰一行一止猶非人所能為而況於得天下失天下乎然則人事無與焉任之可乎曰不可也以身論之生死有定數矣節嗜慾慎食飲時其起居而平其喜怒使六沴不入則可以康寧而考終矣曰死旣不可逃不若違嗜慾恣食飲起居陵暴喜怒亂併則邪意能侵無無

疾可使有疾而長年可使夭折矣故聖人知數而不任於數必盡人事人事無憾則未有當治而亂當盛而衰者也若惟以氣數之不可移是紂所謂予有民命而罔懲其侮則必亡而已矣隋文之夢與方士安伽陀之言其應爲李淵而李淵不可得而殺也則將如之何抑以天下爲羅凡李其姓水其名者盡誅之乎則桀紂之虐猶不至此其亦敬德修政可也隋文雖混一海內以勤儉致富庶而樂經國遂猷取周幽王晉獻公所以亡國敗家者躬蹈其轍而又苛酷嗜殺亂天經而逆物情重以賊子縱欲肆於民上政使亡一李淵必復生一李淵是故占步之學君子不學精如子雲而不免投閣之辱驗如郭璞而不救日中之死堯命舜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而舜方且察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而禹方且請枚卜功臣稽首固辭此聖人畏天人之際為後世之法者也

李密說翟讓曰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衆取之如拾遺耳發粟以振窮乏則百萬之衆一朝可集然後檄召四方引用賢豪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讓從之密讓將兵七千襲破興洛倉恣民所取於是降者如流衆數十萬密築洛口城而居之讓推密為主既而為密所敗

楊玄感之反也李密為謀主其中策使之徑取關中玄感不從而敗及密起此策故可用也而盤桓洛口因逐城之何哉工於為人謀而拙於自為謀也密之根本飢餓之民烏合成聚眷戀二倉積粟故不能去爾觀密說翟讓之言若有大志者然大丈夫欲拯生民去其疾乃不能致衆而借

勢於讓又負義而殺之以項梁之強敢詐誅其守以起事

猶無所成而況於密乎

李淵為晉陽留守其子世民見隋室方亂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善世民說淵興義兵先是裴寂私以宮人侍淵寂從容言曰二郎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耳公意何如淵曰從之耳乃許為勑書發兵擊高麗由是人情益思亂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以益兵勢淵卑辭厚禮為書遺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遠迎主上始畢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來公自為我當助之將佐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移檄郡縣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

湯伐夏數桀之罪曰矯誣上天率割夏邑大槩如是而已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其大者則沈湎冒色昵比罪人賊虐諫輔毒痛四海皆有之矣紂之甚者不修郊社不享宗廟煬雖不至是而弑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世民父任爲方伯已賜鈇鉞可以專征于是播告之修聲煬帝罪大逆無道浮于獨夫如此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亳之載矣不必用宫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爲敕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資力以助勢也不必遥尊江都爲太上皇而立代王爲帝也不必卑辭復書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使不爲我患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撃東西二京義聲既振羣盜皆下乃遣良將總銳師南指楊土撫救驍果雖析楊廣之衆如此則不

逾背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誰能與之情乎世民有安
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智謀
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
智術牽蔽理者多矣
淵以書招李密密復書曰自惟虛薄為四海共推所望左提
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淵
笑曰密妄自矜大若遽絕之乃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
驕其志復書曰吾幸承餘緒大會義兵志在尊隋唯弟早膺
圖籙老夫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辛執嬰所不忍言密喜曰
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以義兵名其師曰為王室有叛亂之人當仗義以討之若
光武伐莽先主伐操之類是也是時唐公尊隋煬為太上

而將扶立代王則不義之實後誰當之指煬帝耶又豈嘗尊指翟盜耶則我未有以異彼者措詞不瑩衮擇義未精也由是觀之李密所謂殪辛執嬰者乃唐公所宜為而唐公方且以不忍聞答之則名實亦爽矣

淵克霍邑勞賞吏民選其丁壯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官遣歸或言太濫淵曰隋氏吝勳賞以失人心且收衆以官不愈於用兵乎

賞兵當以金帛不當以官官所以待賢才也唐公既失之而所與者皆關中軍士非有功伐特欲使歸長安誘動衆情耳此又失也隋氏吝勳賞固非然人心附離乃係道之得失必欲以官收之安得如許官而給諸此又失也流及後世其弊益甚視其役則荷戈負甲之士也問其官則刺

史大夫也官既高俸益厚一卒之費歲爲錢至有數千萬者禍亂未平而民力已竭矣

泰山道士徐洪客貽李密書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宜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寄於盜賊洪客魏徵俱游黃冠中而抱匡時之略懷濟世之具而人不知也隋煬無道民怨可也軍叛可也士大夫去之可也爲道士者棲身煙霞脫迹塵垢人君得失天下理亂何預我事而懷[illegible]深達要領勸人決策直取獨夫詎不在乎人之秉彝好是懿德

其此之謂矣隋煬兵威震搖天下視殺數十萬衆猶踐螻蟻而一道士乃生禽取之計大禹有言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况非愚者可不畏哉然李密不足與言洪客無乃未知晉陽興師或無路自達聊參蕭城公發之耶以此一言觀其人其胸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雖太宗得天下亦寂無所傳聞豈已死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可謂高士矣

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克長安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固請乃舍之因召置幕府

李靖將略與秦王伯仲間耳餘人不能及也唐公方經營天下且與之有隙而不知其才微秦王力救免之則靖必

死矣淵何為而生隙此必靖難之有素也夫不忘宿怨雖漢高大度尚且不帶於雍齒然得子房一言不旋踵而封之秦王固請僅得不斬而自不能用也其相去遠矣迹淵人物之鑑猶不逮滕公非有世民為之子則天下豈唐所有哉

恭帝　　隋紀

詔唐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

天道誠聖人亦誠人非生知安行必勉於思誠思而不息雖非生知亦能學而知之矣雖非安行亦能利而行之矣湯武之德不及堯舜而列於聖人者由此其難也故曰湯武身之也又曰反之其身之者不徒言之必躬行之也反之者不遂於情而復於性也乃位至帝王其貴富未有不

過絕於人者惟不知反身之道行不副言而情溺其性則
日遠於善而趨於不善如水之流於下也躬行復性其要
不在乎他在乎去僞而已矣桀紂尚為君則臣之天命殛
之則伐之固不屬為臣之之名而實為伐之之事也以方
伯舉兵放殺而易位固不以漸次嘗試今日為冢宰明日
為上公若毀兒齒而取之也其可其否一斷以義不可則
止可則行其止也初無進動之形故止而安其行也亦無
疑悔之慮故行而果此湯武之事也唐王惟不正名揚廣
為弑父與君之賊而舉節目是故節目繁多詭正並用故興
王之術駁而不諡也去歲代王侑年十有三雖尸帝號豈
能出黃鉞都督丞相唐王之命乎今茲劍履上殿贊拜不
名又豈恭帝心崇唐王而為之乎越兩月九錫詔下唐王

乃曰孤衆大政而自加殊禮可乎魏晉之迹皆煩文飾僞欺天罔人孤竊耻之湯武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豈必効唐虞之禪乎此言美矣而實未能然殊禮固不可自加也黃鉞都督丞相唐王之命果出於恭帝耶後之自加爲非則前之命之爲僞矣前之命之爲是則後之自加亦何爲而不可故能言湯武之誠而不悟在已之多僞是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聽天而不迫思誠而無僞所以爲君德也有君德則天德也有天德然後可以居天位矣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司馬德戡宇文智及等欲逃亡懼不免禍乃行大事以智及兄化及爲主引兵入宮帝曰我何罪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

不恤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得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耶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遂縊帝殺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立秦王浩爲帝居別館以兵守之化及擁衆十萬據有六宮奉養一如煬帝

凡誅討無道之人得數其罪而正其詞猶治姦惡之囚而得其承欵也夫然後快於人心如胡亥楊廣是已然廣責司馬德戡曰我負百姓而於爾等榮祿兼極何乃爲是德戡等皆無以應其無以應也亦猶煬帝之不能自文也于是君不君比於獨夫而宜於弑臣不臣同於叛逆而宜於誅惜哉宇文化及之不明乎義而爲利所沒也

唐王世子建成秦公世民督軍十萬至東都王世充閉門不

出城中人多欲爲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引兵還

當是時王世充外困於竇內得權未專唐兵臨之旣有內應正可取之時也而秦王舍之而去何也若乘時克東都則竇非世民敵亦不勞餘策矣失今不取他日之役動費十倍秦王無乃千慮而一失乎曰秦王言新得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亦不能守此事實非詭語也乃若王之深算其自度辦世充有餘縱使勢成亦必能克特欲它日專其功不欲與太子同事耳不然竇於世充爲讎而要與鄭爲援兵家離合難易之勢也秦王豈固釋所易而甘從事於難者乎

以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爲納言上待寂厚羣臣莫
比
裴劉皆非宰相才一時起事同謀次第至此耳然自二人
長短論之文靜智計出寂右建義之舉又文靜先言而高
祖待寂特厚者寂之爲人宜於高祖而文靜爲人合於秦
王也晉陽宫女之事自剛明者所不肯爲不幸失之於初
當終以爲愧而咎裴寂之誤已高祖則不然不取磊落奇
士而眷眷於私暱狎比之徒而猶不忘也文靜固非宰相
才寂既知政事文靜因無以自見故唐室之初殊不足觀
高祖有天下若幸而得之者故曰人主之職論相而止矣
李密兵敗於王世充帥餘衆來降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
不樂密說上曰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撫憑藉國

反取世充如拾地芥耳上遣之羣臣多諫上不從密至桃林
遂反

唐高祖遣密何思之不詳也曹公不追關羽為其有君臣之分先主不留徐庶為其有母子之情密何說哉以三十萬衆驕矜敗亡平日爪牙莫肯為之用況又各有係屬安能復收之密為此言以紿高祖而高祖聽之過矣密初入朝授任誠薄高祖若念始者復書早膺圖籙之言盛宮室多子女衍金帛寵以虛名厚其禮貌則密亦無以生其姦心矣

上以舞胡安比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又況天下新定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非所以示後世也上曰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業也如此云者不肯改過拒諫之辭也李綱之諫比諸孫伏伽借裙襦充妓衣之論則又切矣何高祖能從伏伽而不能從綱也伏伽所言為其事而無其人故易從綱所則有其人矣高祖心悅其人故諫不能入雖然英明之主則無是矣當是時天下猶未平以金帛賞賚優尚恐戰士觖望而以黃散要官捐之舞胡其亦輕視士大夫而輕王器也哉

竇建德討宇文化及禽之先謁隋蕭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撫存隋之百官然後斬化及等

商紂既亡商之子孫皆臣服于周所難化者惟沫上頑民服紂成俗乃有哀號呼天欲紹其緒蠢茲驚動反鄙周邦則未聞殷之賢臣為紂斬衰擗踊敬事如君者也隋煬之

興視猶為府其怨疾敵讎遍于四海民欲與之偕亡非若古昔王畿之內被害特甚者而已竇建德於是焉數宇文化及以世受國恩不能匡諫親行弑逆輒自稱尊討而殺之可也而為昏煬發哀拜謁蕭后則施之不當何足以感動人心其與漢高為義帝之節不亦異乎

上素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死士及與封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上以德彝在隋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悅俄遷侍郎

禍亂之臣於興國無怨惡也而不可不戮者天下之惡一也謝塗炭之人又以訓吾之臣子也古之賢哲有私勞於我而犯大義者猶不敢賞刑及之況德彝於身為大臣產禍召亂又與叛逆詬詈其君此而不誅反寵秩之唐

之官爵為不足貴矣秘策云者非曲逆之六計子房之躡足也必奇技淫巧取媚旁惟之事耳此固無謂無耻者所優為也

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性驕侈好田獵奴婢數百人使之戲為攻戰死傷甚衆乳母苦諫元吉醉怒殺之坐免官元吉諷并州父老詣闕留已遂復其任

晉陽王業所起委之帝子宜矣而元吉驕奢好田酗酒妄殺而所長不聞夫豈可以牧民御衆乎免官追還是也後以詭計得留詰讓不加訓戒不行是愛之過而稔其惡也非特晉陽之人横被虐政而元吉自此長惡不悛喪其封守亡日幾於邦國大禍是故古人有言愛子者必教以義方而不納之於邪驕奢田酒而安於忍所自邪也

王世充䣭死隋皇泰主主曰靈皇今以往不生帝王家

人有死於此復生於彼之理乎曰佛氏云然愚以謂無此理也人之所以有生陽氣施而陰氣受也其死也二氣離也何獨人凡物之生死皆然使父母而不遇未有能化育者遇而成其包任非一日至於日至之時如日出如雨降其生也不可禦雖欲填刻稽之不可也人之為嬰孩也知求乳而已視無見也聽無聞也心無思也童穉而已矣發而就之五官之用與日滋長血氣盛筋骨強而體用備則強者向於羸盛者趨於衰至其極也心思短聰明近耗消澌散若冰釋若火滅其盡也不可止雖欲填刻稽之不可也此人生死之大常也故原始要終則知死生之說矣原者推其本也要者究其極也其本以是生則其極以是死

豈不簡易而明白哉佛氏之說則不然爲繼母所憎而并惡其父逃而出家則以其體非父所鍾也去降神于天託蔭母胎而出自左脅蓋以孝愛之道爲浼已也故其言曰衆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愛爲根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爲畜或畜而爲人輪轉相續無有窮已故人貴修行精練不殺禽獸免於報身隤之苦即生樂處此其迷人誘世之大略也欲驗其不然者請得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喘耎肖翹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無定數則安知人死爲畜畜死爲人也若有定數則自古至今人與禽獸相爲死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則不可爲量矣禽獸能殺人者無幾矣是宜禽獸日加多充滿于宇內人日就

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其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内之户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上下給足若禽獸為人則禽獸宜彫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煙斷絕于時庶類亦不能獨茂求之難致若人為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加彫耗此以目覩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了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況於熱既離形如光之脫必知識泯泯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成故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趣往

豈不妄哉爲佛之學者修行精練或有術數能知死期語於人者吾去留自如孰有生而不死死而復生者此又以聚散實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推是以思之則輪轉之妄見矣既不惑於輪轉則其言鬼神者亦從而可辨也其言鬼神既失正則其言性命道德亦不可信也蓋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即性命道德之理非有二致得之則皆得失之則皆失也或曰自賈誼明達已言人死爲物非始於佛也亦不足信乎曰賈生所言亦猶莊周論神奇臭腐云者言人死則與朽壤之類等耳然則記井識環之事如何曰是時佛說入中國已久抑已有幻之者耶或適有相類者耶嘗聞之侯仲良曰佛氏有奪胎之論何其不思而罔之甚也受氣胚胎誕彌厥月而爲他人鬼所易然則胚胎

之父也其生物乎其死物乎其在無物乎則以聞之名
僧書巢巢曰不然譬之僧館既有會之者矣識而無力者
至彼因當出而避之奪胎備其世此二者愚昧之辨也然
則以鬼享者何謂也曰緣子孫之心而創禮也祖考往矣
爲子孫者以爲無有而不報於心安乎安則不祀可矣苟
有不忍之心如存之念則爲廟爲主奉祭祀之不得不
然矣然則祖考來格者何謂也曰此他人所不能知惟將
祀事者知之僾然如見乎其位肅然如聞乎其聲愾然如
瞻其容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此所
謂來格來饗者也若紛昏荒肆祀則非其吝矣五經均所以
載道也或陳其文或闡其微無非精粗微妙之殊也浮屠氏
之類者未有不讀易其意若曰寂然不動齋戒以神明其

德出圖佛之道也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出圖佛之教也是猶觀人者取其一節以爲全體觀海者認其一滙以爲全潮所遺多矣彼徒悅齋戒之德而不知吉凶與民同患之用也徒取寂然之靜而不知感而遂通之應也徒喜其死生鬼神之名與佛同而不知原始反終爲物爲變之所以然也而昧者信之因以謂孔佛不二雖慧辯析如柳宗元亦推尊之以其說合於生而靜者是亦斷章取義也宗元又曰佛者數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而眉山蘇子表而出之以爲與孟子同是又不以大全勸之也或曰如子所言則凡人之精爽靈明卓然異於萬物者其死也則與土木比乎曰人之所以爲人蓋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不以生而精爽靈明不以死而昧昧宜陳者矣

非窮理何以知之之非盡性何以有之此係乎學者功力之
淺深不可以言語斷也

劉文靜自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由是有隙嘗飲酒酣拔刀擊柱曰會當斬寂家數有妖召巫為厭勝或告之上以屬吏文靜曰今寂為僕射臣不異衆人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曰觀此言其反明矣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反世民為之固請寂曰留之必貽患上素親裴文靜竟坐死

高祖以觖望為反逆何不度情之甚歟世之所罪不盡懂乎人者多矣匹夫匹婦一有憪然不服之心盡以為反逆而誅之雖紂不至是也文靜首唱大謀賞不酬歟又以讒死冤哉而太宗不能力救何也曰非不能也不敢逆高祖

先欲斬李靖既固請矣今若又逆上意則裴寂必揣秦王而讒之蓋文靜嘗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漢高魏武之比而未嘗歸心高祖寂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力諫爲是也歟在世民爲子則當然而李綱蕭瑀不能批數逆鱗使動舊寬死其責大矣爲文靜者有高世之見既已出力興唐其功在先其名已著逡巡退避不與寂競甘於落度用以全身何善如之而乃不然悻悻然自取猜毒其才智雖高而識量淺矣

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攜其首詣竇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反其首吏民感悅即日請降其旁州縣皆望風歸附

君臣父子人道之大倫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竇建德殺

奴之弑其主者而遠適歸附以順理也乃有撫人之子使
證其父者亦獨何哉其淪胥爲夷之故歟居中國弃人倫
自古不可惟冒頓射父而雄長百蠻蓋夷狄與禽獸不遠
也聖人外之苟欲除異己者其術固多何必捕繫其子使
證訐其父以滅天理乎古之無道之邦忌克猜忍開奴婢
告主弟子告師之路極矣而又有極者焉世衰道微久矣
嗚呼悲夫

裴寂與宋金剛戰寂軍大敗上御還責之既而寵待彌厚

爲國而賞罰不類無以服人心人心不服則雖據廊廟之
尊擅福威之柄亦何以異於市井毀譽之相紛者哉裴寂
劉文靜同建義功文靜有死罪猶當十世宥之不可於其
身而加戮裴寂禮報已過及此失地喪師亦當平行取削

不可以其寵而失刑如此則唐之政事豈不日日新又日新哉而高祖狃於愛狎專顧私勞何以訓勵其臣君德於是大疵矣

王世充將帥多來降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爲保有舉家亡者四鄰坐誅殺人益多亡者益甚

人之與人類也故不得相害殺人則死傷人則抵罪鄰里鄉黨則類之有情者也故出入則相友守望則相助疾病則相扶持族屬則類之親者也故五服之內許相容隱設法如此澤之所浸亦莫禦矣推而上之則夫婦兄弟父子從可知也夫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以法論之則以詆讕終不肯言則爲罔上而孔子明之曰父子相爲隱直在其中

矣宜曲也而謂之直者順理故也今使父子不得相隱小
則誦言之大則首訐之不待夷狄猾夏狗彘食人而人之
類殄矣故子證父攘羊若直而理逆父子相爲隱若曲而
理順聖人人倫之至爲此類也今夫謀反大逆理之大蠹
也其謀而未覺非使人告于上則其事遂成是不可不告
者降此而設告首之科已陷於刻薄之政又况使天屬之
最親者相告幾何其不胥爲夷狄禽獸矣乎故逆理愈甚
則其失愈遠王世充始者輔皇泰主繼而自立未甚有愧
於唐公惟其尚威力而滅彛倫故亡如邦及焉世充無足
言者而其惡政後世猶有蠆尾故不得不論也

上聞并州平大悅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取之

昔韓昭侯惜一袴不妄予曰人君頻有爲頻笑有爲笑袴

豈止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并州平將士受賞官矣侍宴羣臣又何與焉而亦有賜不已太乎又使之稱力自取此魏齊淫后奢君所行豈足爲法多取則傷廉少取則畏威且爲公卿近臣束帶搢笏而抱負縑繒豈朝廷踏濟之容哉是因一喜而數失也或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固待忠臣嘉賓之道亦何嘗焉曰非此之謂也必若有賜者筐篚可也

詔世民擊世充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東來何也世民曰四海咸仰皇風惟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

隋東西二京皆以親王留守其輕重等耳長安差重者宗

廟在焉耳唐帝長安鄭帝洛陽迹其所以取之未有大相過者故王世充有隋水之間而秦王所以答之者語雖大而不惕不若復竇建德書詞意之明決也使唐初舉事若湯伐桀若武王伐紂若沛公誅無道秦則義橫四海至仁無敵世充雖兵強將猛安得與獨夫之子子嬰之徒堅保孤城而唐室文告之詞豈止如是而已此董公所以貴於明其為賊也

上謂世民曰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悉收之子女玉帛並賜將士

伐國者討其罪人斯已矣後世乃有既殺其主又坑其衆者已為不道而又取其子女以賞軍則非理益甚矣係累其子弟古人所謂如火益熱也反其旄倪古人所謂猶可

及止也高祖之令於是大失而秦王何不諫止而縱之也朱粲以婦人嬰兒爲糧而世充收之世充使父子兄弟相告故唐伐之令乃下令預以洛陽子女分賜將士使子女昔或勳伐之後或賢士大夫之家非人人與世充同爲暴虐者也何罪而没爲官婢乎出令如此其愈於朱王者特不殺而已豈不悖哉

王世充求援于竇建德建德帥兵十萬救之世民曰一舉兩克在此行矣遂使元吉守東都自將東趣虎牢建德兵不得進數戰不利凌敬說建德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矣建德不從

凌敬之策誠善策也使竇建德遂從之則秦王其果釋洛

陽之圍而自救乎抑分兵渡河躡其後而擊之乎其詐之和兩俱解而退乎曰是皆不然建德雖善將長安諸人及并州將帥自足以待之正使攻取懷孟而汾晉蒲津豈不戰所能下延引日月適足以孤洛陽之心耳秦王固料攻圍益急世充見建德不救而去亦叵測其所以危疑震懼能不破乎既破世充席戰勝之威益以降附之衆北取建德不過遲時月閒耳

蘇威請見世民稱老疾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及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既老且貧無復官爵卒於家

蘇威相隋俛仰昏主之側十餘年閒幾有所言論爲門

亂極大業致煬帝失人心者一論盜賊之多而無匡濟之策可謂危而不扶顛而不持罪固大矣若此之封德彝裴矩𧧻邪諂佞召危產亂則亦有間唐之寵任德彝為是則廢君蘇威為非廢君蘇威為得則寵任德彝為失要之威無可用者德彝其當戮之以為人臣迷國誤君之戒然後為當也

世民至長安俘王世充竇建德獻于太廟上斬建德于市赦世充為庶人徙處蜀未行獨孤修德殺之上免修德官

王竇建唐之叛臣也當隋之末世以烏合之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唐室假仁而行則此二人之輕重世充為首宜數其事煬不忠致隋失天下又弑皇泰主而自立淫刑以逞虐及無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章矣

而唐不然其不戮世充也得非内省有疚歟其誅建德也無乃畏惡其能歟已而使人潛殺世充豈所謂與衆弃之歟

置錢監於洛并幽益世民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自鑄錢

錢者國之大寶當鑄之王府不可歸之臣下漢賜鄧通蜀嚴道銅山與鄧通豈可法也天下向平諸侯國土賞賜亦不為薄矣何必更使自鑄乎賢而多財則損其志秦王不當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齊王豈當與至於裴寂錢貨宜賞勞報逾分亦復得之而功出其上如劉文靜者法則殺老家貧死則貲財籍沒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蕩蕩所為不亦異乎

發兵擊蕭銑

蕭銑非唐之叛臣也倉卒時豪傑誰不欲有分於海內者況銑又梁之苗裔乎唐若以文告之詞招而撫之銑見天下十已平九亦必束手聽命若再三諭之而終不下加兵未晚也唐之起異乎漢光武之復祖業銑之舉異乎公孫述之無所為而為之然光武待述訓敕屢下及王師已至成都猶眷眷于降冀其降也以是揆之則唐所以施諸銑者未盡其道矣

銑大懼倉卒徵兵不集出戰大敗銑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奈何以我而陷百姓乎帥羣臣緦縗布幘詣軍門降送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孔子曰繼絕世興滅國天下之民歸心焉桀紂廢道也
聖王繼起猶以封其後非要譽於天下也所以歸民心合
天德也蕭銑雖自帝一方蓋以梁國顛覆為社稷心豈與
塵競哉又况唐師臨境銑率衆皆力戰又不嬰城固守總
服而出降夫豈王世充之比乎既服其人當矜其志所以
江南百里之國使奉梁祀則唐之德及於銑乎武王下車之
政矣而以盜賊待之必戮之而後快得謂之仁乎
詔陝東道山東道行臺尚書令得承制補署
由朝廷制藩屏以藩屏臨州縣以州縣治百姓如擘衆而
振其領政出於一則稟承者無二三之惑今唐有四海
置郵以傳命雖萬里之遠不逾時月而至矣而建一二行
臺于外使大臣承制補署是政出於朝廷又出於行臺矣

豈國無異政之體哉

突厥入寇上問羣臣和與戰孰利鄭元璹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不如勝而後和則恩威著矣上從之

唐待突厥禮與貨厚不貲矣自武德二年至是四年之間大小入寇逾十數高祖猶與之和是欲戰則戰欲和則和權常在突厥也處之於後之為難則以結之於初爲失也和戎之策始於晉魏絳侯伯之國一時偷安可耳使文公方伯必不爲爾悼公初以戎狄貪而無親是也而絳廣引后羿失人而士挾以虞箴武不可重之語以聳動之悼公雖英決之資然年才十八其盡知情僞固有歉於文公之老成也而絳之所以和戎者非自它略亦盟而貨之以中

其貪矣豈敎之以德乎二帝三王之時未嘗無戎狄閒猾惟德而來賓者惇德而率服者封略既定華夷有限侵叛則伐之去則不追也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也唐初急於近功北面而稱臣是以啓寵納侮作始簡而將畢也勞師費財不勝其巨矣人主以二帝三王孔子爲法修吾德政內安中國而外固邊圉不與交通息其誘夏之心又安有結親之辱和好之恥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六